

寫在前頭



曾有人將結婚比喻作一道牆，牆內的人一心想跳出窠臼而苦於不能；牆外的人卻百般地欣羨牆內的生活而一味地往裏頭鑽。也有人說：「婚姻是一個羅曼蒂克的故事，在這故事中的英雄，在第一章就死掉了。」更有人高唱道：「戀愛是結婚的過程，而結婚則是戀愛的墳墓。」「不結婚會遺憾終生，結了婚則終生遺憾。」：這真是一種多麼矛盾的心理狀態呀！同時也令人感到：男人，真是種既可笑又可憐的動物。

至於女人呢？有人認為愛情只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卻是女人的全部。這是否正確呢？我個人頗不以為然。目前，獨身主義逐漸抬頭和被認同，在這世上，會有更多三十歲、四十歲、五十歲甚至終身不想結婚的女人，這不是什麼怪事，我們會慢慢從「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觀念裏走出來的，正如同我們從以前「女子無

只羨鴛鴦不羨仙



對我而言，當有一天，生命的湖水退盡，當死亡的冷鋒自指端寒起，他的手仍是我願意握住的，人間最後的餘溫……

才便是德」的舊觀念中走出來一樣。任何發生在人身上的事情，除了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客觀因素外，多少都會含有若干無法定論的主觀意識，總是由不得某個人像皇帝下聖諭般的強行裁奪。至於筆者前述所提的一些關於婚姻的看法，由於尚無經驗可談，所以也只能算是道聽塗說，須算不得準的。不過，我們之所以會聽聽別人的意見，或參看他人的文章內容，也不過是在尋找一個認同的答案而已。又有誰把自己的感情照著別人的話去做了呢？

因此，便基於這個觀點而使我們想製作這個專欄，去聽聽一些有經驗者他們自己的看法，並進而實地了解他們的婚姻生活。由於這些被採訪的對象，目前也都仍是本校各系的學生，因此更具有了解的意向與需要，去看看他（她）們在與我們相同的年齡裏，如何同時扮演著學生與丈夫或妻子，甚至父親或母親的角色。不過在此筆者須強調一點，對於他們，我們是想了解而不是不成熟的好奇；是關心而不是生活的公開，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左圖是本社所統計日間部在校內結婚的各系年級人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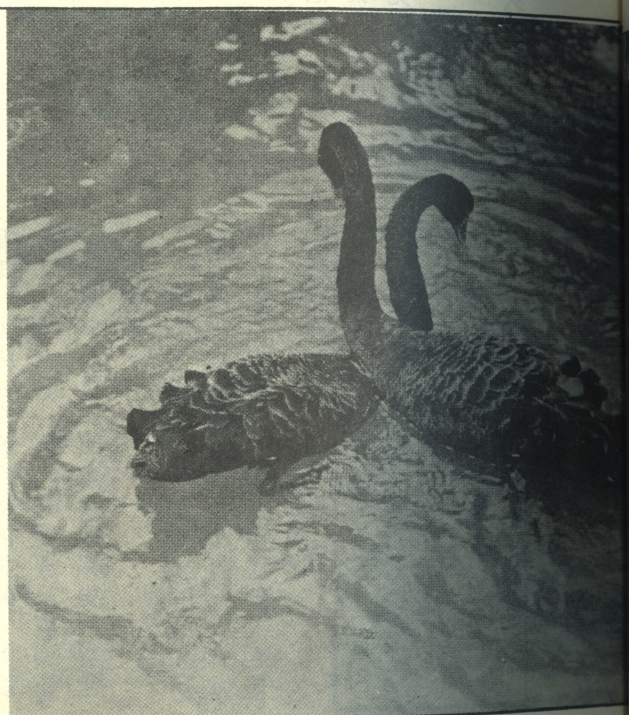
婚前的歷程

而由七十年年度校訊資料得知醫學系（不包括牙六）共九六八人，牙醫學系（不包括牙六）共五六三人，藥學系共三九四人，醫技系共一四七人，護理系共一八二人，保健營養系共一二二人；其中醫學系占總結婚人數七二·二%最多。護理系佔二二·二%，牙醫學系佔五·六%。若以各系總人數與結婚人數比例，則以護理系二·二%最高，醫學系一·三四%，牙醫學系〇·一%次之。

系	年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醫學系		0	2	0	1	3	7
牙醫學系		0	0	0	1	0	
藥學系		0	0	0	0	0	
醫技系		0	0	0	0	0	
護理系		1	0	1	2	0	
保健系		0	0	0	0	0	



策畫：北青社
執行：陳欣宏
江佳忻
陳品玲
執筆：陳欣宏



據說古人結婚前多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新郎與新娘婚前素未曾謀面，連對方長得圓或生得扁都不知道，就莫名其妙地成了夫妻，這在今日看來自然是天大的笑話了。所以這裏所謂「婚前的歷程」，當然是指打從認識開始至戀愛成熟的階段，而這其間的長短也端視個人而定；有的人經百米衝刺就勇奪錦標；有的人卻在跑完漫長的馬拉松之後才獲頒一座「精神鼓勵獎」，相信各位讀者可能有很多人都有這種經驗——只不過尚未抵達終點罷了。現在且讓我們聽聽這些前輩們「提提他們的當年勇」！

現為醫學系六年級的黃應中同學，說起他的戀愛史還真是可歌可泣，「我們相識於六十三年七月，也就是高中畢業聯考完後，那年，我考上了北醫藥學系，於是北上補習，『她』恰好也北上補習，那時我和她取得了聯繫，同是異鄉人格外覺得親切，感情也進展得甚快。隔年，我考上高雄醫學院醫學系；由於我倆都是嘉義人，照理說，高醫對我而言是比較近，然而，由於彼此相隔太遠，相思甚苦；於是隔年便再度踏赴考場，總算『皇天不負有情人』，我考上了本校醫科。我倆於六十六年訂婚，由於我是獨生子，無兄弟姊妹，而又渴望有孩子，且多年交往，兩人了解甚深，感情也可謂成熟，於是在六十八年元旦結婚。」

現就讀牙醫學系四年級的王韻馨

同學，是我們採訪的對象中少數的女生之一。她是在六十五年間亦即高中畢業時和大她九歲的「另一半」林君認識的，當年她正考上北醫牙科，由於並不甚滿意便休學準備重考，因而這段期間便與他交往頻繁而使感情進展得很快。次年，她考上了台大醫技系，由於亦不甚理想便回北醫復學。此時，由於他們感情已達成熟，便在九月間徵得雙方父母的同意訂了婚，而於同年底締結良緣。

在我們一系列的訪問過程中，最讓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是現任醫學系五年級的班代表羅益峯同學。他的婚姻生活對他的影響可以說簡直改變了他的一生。由於他坎坷的遭遇，乍聽之下還真令人難以相信；而面對著這樣一派斯文的人，也實在很難聯想到他竟也有這麼一段荒唐的過去。

在六十五年八月，他甫自師大附中畢業而考上台大牙醫學系時，在暑假裏參加了由救國團所舉辦的東海岸健行，在這次健行中他認識了尙就讀中山女中一年級的「她」。由於時值年輕氣盛，在六十六年七月，他發覺她竟然有了身孕，當然，他此時便毅然決然地負起了責任而準備和她結婚；由於與父母親雙方的意見無法溝通，兩人便在律師處度過了一個最孤單的婚禮。這是婚前的情形，至於婚後的一切如何影響他，容在次段聽他娓娓道來。

娓娓道來。

在這數對夫妻中，最特殊的一對應當是現為醫學系二年級的鄭永豐同學及護理系一年級的陸小雲同學。他們同為來自香港的僑生，由於白天同在校上課，晚上又可在家中一起讀書生活，真個是「朝夕相處，無一刻或離」；好不令人欣羨！他們的認識是早在中學時代於香港的時候，當時只是普通朋友。在鄭永豐到北醫醫科就讀一年級時；她也到僑大先修班上學；也因為早已認識且同為異鄉人，因此感情也進展得特別快，漸漸地，他們發覺彼此都能互相的適應對方；而且，他也念及此時離畢業尚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不如趁此番尚未進入基礎醫學前早作打算，因此便在七十年九月八日正式結婚，這其間尚有一段插曲，就是由於當時他在北醫，所以促使小雲「竟」將北醫護理系填為第一志願，而為「北醫護理系史」添上一段佳話。

因限於篇幅故只能略提一、二，不過由上述的幾種情形看來，只要彼此能誠心相待，互相適應了解，要走上地毯的另一端亦並非難事。

婚後的生活

在張曉風的「步下紅毯之後」中，她如是寫著：

我們只有這一生，這是我們唯一的籌碼，我們要合在一起下注。

我們只有這一生，這是我們唯一的戲碼，我們要同臺演出。

於是，我們要了婚姻。

是的，婚姻生活就是男女雙方一生的長相廝守，他們有著共同的目標，有著相同的劇本，因此彼此間的適應與協調便成了婚後所當急之務。

當然，在現實的生活中，夫妻間必定會有多或少意見相左的時候；即如沈三白與陳淑珍二人，雖過著「布衣菜飯，可樂終身」的生活，也會因外界環境的困厄而有「坎坷之愁」，因此夫妻間如何適應婚姻的生活也誠是一門藝術。曾有人半開玩笑的說：「丈夫有時候要是聾的；妻子有時候要是瞎的；而更多的時間雙方要是啞的」，這樣才有美滿的婚姻生活；果是耶？！亦非耶？！我們以下且看看他們是如何在婚姻生活中扮好他們的角色。

在他們認為，「經濟」在家庭生活中的確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畢竟一個人是很難擺脫現實生活的。不是有人如此說嗎？——麵包比愛情重要，因為麵包可以培養出愛情，而愛情是培養不出麵包的。然而，畢竟他們尚在求學階段，所以大多數都是仰

賴家中父母的供給。

不過，牙四的王韻馨同學，因為其先生早年即經營汽車補習班，生活不虞匱乏，自然無須仰賴父母。如今她已有一個兒子，雖僅二歲餘，卻已上幼稚園；當筆者與其母親交談時也會時時不忘插進一兩句話，著實活潑可愛。

至於現為醫學系六年級的徐世達同學，其經濟來源則更為奇特。他除了學費由父母供給外，其餘生活雖與父母住在一起而不須擔憂，然夫妻間瑣碎的費用及幼嬰的照顧則由他負擔；而他的經濟來源則是「高額の獎學金」，因此我們在談話間還曾趁機幽他一默道：「看來這年頭想結婚，還真得先在『學問』上下一番功夫才行哩！」

那麼，除了由父母供給生活費以外，能否讓太太外出做事呢？且聽聽醫六黃應中同學怎麼說：「有人或許會問，為什麼不讓太太出去做事。但我個人認為，一個女人婚後最重要的，乃是理家及照顧子女。因此，我上學，太太和孩子在家裡。回到家，大女兒（二歲多）就在門口叫爸爸，你一定猜得到那感受有多好吧！而太太是食品營養科畢業的，對燒菜煮飯還有那麼一手，真可謂色香味俱全。但有同學問我為什麼還是這麼瘦？事實上，我發覺到先生們身體情況和太太

有無懷孕似乎有若干關係存在，自己想吧！」或許這與經驗有關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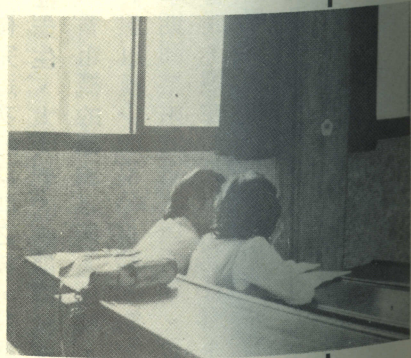
前段曾提及醫五羅益峰同學的婚前歷程，現在且讓我們看看他的婚後生活以及他如何去克服它們。

他是在六十六年八月結婚的，由於與父母發生衝突，所以除了學費是父母供給外，其餘一切都得靠他自己。那時他倆在外賃屋而居，他一方面要上課，一方面又要奔走於生活費用，況且太太又有孕在身，因此生活苦不堪言，經常是三餐以泡麪維生，對他著實是精神上的一大打擊。

直到那年聖誕節後，由於父母開始諒解他們，生活才得以稍稍安穩下來。就在次年的寒假，她為他生下一個極為可愛的男嬰；之後，她也再度拾起丟棄已久的書包，重作學生。然而就在他二、三年級時，由於太多的環境因素加諸在他身上，他變得開始不滿現狀，怕和同學接觸，而且從此放縱自己於聲色犬馬、燈紅酒綠之間，一時生活紊亂而失去了系統，夫妻間也因此關係破裂，這種情形便一直延續到五年級時才告結束。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婚姻生活中，夫妻間的相處之道誠然是一種藝術，就如同同一件藝術成品的好壞與否，除了端賴藝術家的匠心獨運之外，一份耐心和一顆求好的心是絕對必要的。

業學與姻婚



婚姻與學業對我們一般學生而言，似乎很難聯想到其間的關係，畢竟在我們的生活中，上課讀書佔去了大部分的時間。然而，對於那些結了婚的人，他們又如何來安排他們的學業與家庭的比重呢？同時在他們的生活，學業與婚姻是否有著某種程度的相互影響呢？而這也便是我們此次專欄製作的最主要探討的問題。

前文曾提到醫六的徐世達同學，他是以「獎學金」為主要收入，可見他的功課應該是很不錯；據我們所知他是班上第一名，那他是怎樣做到的呢？他在醫二時結婚；在婚前（我偷偷告訴你們）他還是個「花心蘿蔔」呢！因此有事無事，則喜歡到處逛逛，排排隊、站站崗嘛！這功課怎好得起來呢？直到遇著了「她」而安定下來後，卻開始感覺時間不夠用，因此便更加珍惜時間而能充分利用，無論坐車、排隊等閒雜瑣碎的時間都不願

輕易放過因此才造就了他有今日的成績，這也未嘗不是受結婚之賜！至於問到他如此地專心學業，會不會影響到婚姻生活；他則認為對此須要太太能互相諒解，彼此了解對方的情況而予以適當的幫助。比如說在考期迫近時，要能除去先生周遭的困擾而專心地功課上，這樣彼此就不會受到任何的影響了。看來，「每個成功的偉人背後總有個不平凡的女人」這句話，果真是絲毫不假！

至於現就讀醫學系六年級的黃嵩杉同學也有他的一套說詞：「有人結婚後，成績並沒有轉好；有的人卻因為結了婚，生活變得較有規律，成績反而進步很多。至於我自己，由於婚後翹課較少，而且晚上也『不能』與人到處閒逛，所以儘管在家中有許多其他雜事，成績仍然是在『穩定中求發展』。因此我只能說，本來成績不錯的同學，結婚後成績仍會進步；成績很差的同學，結婚後也會有進步。最後奉勸諸位有心結婚的人要快一點，不過，如果想『在穩定中求進步』的人，還得有一個條件——須得和我一樣是 P T T Club (Pa ti ti 俱樂部) 的成員，這樣成績才會有轉機。」

牙四的王韻馨同學本身除了要當一個好學生之外，還得在家中相夫教

子作一個好妻子、好媽媽，著實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她說：「現在結了婚，有了孩子，上課後總有忙不完的家事，不像婚前那樣可以天天作白日夢。」平時除了幫助丈夫處理一些瑣事及參加應酬外，總也是把時間放在孩子的身上，一直得等到孩子睡覺之後，才能夠安心的讀書，因此是相當忙碌。不過，她覺得這種為自己的抉擇而忙碌，對她而言是非常有意義的。

至於醫六的黃應中同學他的看法是：「婚姻生活是否會影響學業呢？我想是不會的。當晚間讀書的時候，小孩和太太在客廳看電視，我就在書房內，倦了就出來和太太聊聊，哄哄孩子，這是一大樂事。夜晚時，小孩會哭鬧，但內人非常能幹又賢慧，都是由她單獨處理，絕不會影響我的睡眠。因此，影響與否，關鍵即在太太。」

關於醫五羅益峰同學，婚姻對他的學業影響可說是比任何人都來得鉅大。在一、二、三、四年級時，由於不滿於生活，因此根本無心唸書，以致好幾次都險遭退學。在他四年級時，還一度患憂鬱症而前往市立療養院治療，而且也曾皈依佛門，更數次有自殺的念頭，這種情形一直到了七十年八月，當他虔誠地信了耶穌基督之

後，才逐一地醒轉過來。他于今日思之，還為當時有自殺的念頭而懊悔不已。畢竟，自殺只是一種肉體的解脫，唯有精神獲得平靜之後，才真得是解脫。如今，他不但在人際關係上，夫妻感情上、課業上都有了長足的進展，而且還當選了本屆醫五的班代表；著實令所有關心他的人感到欣慰，在這裏，我願虔誠地為他祝福。

望展與語寄



在做完這次的訪問之後，我們對這幾位先生、太太們的婚姻情況應該有了一番粗概的認識才對。因此，最後我們想以極少的篇幅來談談對於這種在學期間結婚的看法與展望。也許有人會說，還在讀書嘛！為什麼不忍一忍到畢業後再說呢？然而有時會有些情況及限制，還由不得你不能不結婚呢。因此，並不是我們這些「局外

人」所能知道的，且聽聽「內行人」怎麼說！

醫六的黃應中同學認為：「在求學中就結婚，就醫科學生而言，我認為是可行的，主要在於對方須能和你配合，以及經濟來源需無後顧之憂，在此情況之下，結婚後，有一溫暖的家，心情篤定，而不用晚上還出去約會、『站崗』。再者，當學成開業時，孩子們也都已長大，比較不會礙事，因此，我是頗為贊同的。」

至於醫六黃嵩杉同學則除了有自己的高見外，尚有他「另一半」的另一半見解。他說：「天註定要結婚，躲也躲不過。」在一旁的黃太太瞅著他輕聲地說：「但如果遇到好對象，在學結婚也無妨。」至於問到他對此有何展望時，他說不表意見。不過他補充說：「一件事有好的一面，必有壞的一面。法國人把結婚比作一個金絲鳥籠；看你是願選擇較安定的生活呢？抑是喜歡自由自在的飛呢？因此對於在學結婚，我並不鼓勵，當然也不排斥，總之，他最後強調道：『天註定要結婚，躲也躲不過……』」真是耐人尋味的一句話！

至於牙四王韻馨同學、醫二鄭永豐同學、醫六徐世達同學也都認為這乃是見仁見智的看法；得失之間須賴個人來加以取捨。不過王韻馨認為：

「本人婚後生活雖然忙碌，然而為自己的抉擇而生活，對個人負責，覺得很有意義。」徐世達則認為：「這完全是人的問題，而不是這件事本身的好壞，如果自己能把持得很好，大可在此時結婚，若認為自己尚不足以單獨負起這麼多的責任，則不妨慢點。」鄭永豐則認為：「這種事情如果兩人在事先就有妥善的計劃，而且彼此能協調的很好，我想對我們兩人都有很大的幫助。而且小雲常鼓勵我好好讀書，更使我不得不常常以『無讀不丈夫』自勉哩！」



寫在後頭

德國有一句諺語：「結婚是下地獄，也是上天堂。」我則不以爲然。

結了婚而令人有下地獄的感覺這完全是因為對婚姻的認識不夠所導致，說得更明白一點，是戀愛不成熟所導致的後果。的確，「戀愛」這兩個字曾使人迷惑，也充滿了羅曼蒂克；但也給人盲目。因此才會有人說：「愛是最美麗的執著，永不覺醒的愚。」美化戀愛而對之憧憬的精神主義，和只圖感覺上享樂的肉體主義，都是同樣忽視了戀愛的真諦。因此，若想要能獲得美滿的婚姻，最重要的是要有成熟的戀愛。

我一直很欣賞張曉風女士和林治平先生他們的婚姻，倒不是因為他倆都是文學界的聞人，也不是因為曉風的文筆之美吸引了我；而是那種感覺——一種無底幸福的感覺，令我無限地嚮往，其中，我猶記得曉風曾說過這麼一句話：「對我而言，當有一天，生命的潮水退盡，當死亡的冷鋒自指端寒起，他的手仍是我意願握住的，人間最後的餘溫。」

在此願祝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更願天下眷屬皆為有情人。